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94
1 November 1978

CHINESE

第二〇九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

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恩东先生

成员国：玻利维亚

加拿大

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科威特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加蓬)

罗隆·安纳亚先生

巴顿先生

陈楚先生

胡林斯基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冯韦希马先生

贾帕先生

比沙拉先生

弗雷纳先生

布兰克逊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麦克亨利先生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向卸任主席道谢

主席：我非常高兴在十一月份第一次会议开始的时候，以安理会全体成员国的名义向法国常驻代表雅克·勒普雷特先生致意，他在十月这个特别吃重的月份中担任主席，以他素来著称的效率、外交技巧和礼貌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 (a) 秘书长按照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第 435(1978) 号决议第 7 段提出的报告 (S/12903)
- (b)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布隆迪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906)

主席：按照第二〇九二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布隆迪、埃及和加纳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西姆巴纳尼亚先生（布隆迪）、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和博登先生（加纳）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孟加拉国、贝宁、圭亚那、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和赞比亚代表的信，要求参加安理会议程上问题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胡克先生（孟加拉国）、洪加武先生（贝宁）、辛克莱先生（圭亚那）、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侯赛因先生（索马里）和科尼女士（赞

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按照第二〇九二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付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付主席奎瓦斯·坎西诺先生(墨西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按照第二〇九二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常驻观察员古里拉布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首先请让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诚恳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给我这个机会向安理会发言，特别是当你加蓬代表一个非洲的姐妹国家主持这个月份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深信，在这举足轻重的阶段中，以你的外交才干和手腕，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的讨论一定是元满而成功的。

我国代表团要求参加有关纳米比亚局势发展的辩论，不仅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块大陆上非洲兄弟人民的生活，或因为埃及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国，而最主要的是，因为局势发展的严重性质和情况的各种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阶段。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已有恶化的征兆，有可能演变成大灾大难，它的后果是要由所有不采取迅速行动以阻止恶化的国家来担负的。

整个国家的生活和前途正是千钧一发，就看这个庄严的大会作什么决定。如果安理会不采取迅速行动承担起它作为最高国际权威的责任，那就难免要使成千上万的无辜纳米比亚人民流血了。

(埃及)

安理会今天的会议是三个月来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第三次会议。安理会现在应该已经审查了今年九月二十九日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核可的秘书长的报告(S/12827)的执行进度。这项决议通过后一个月，安理会现在重又开会，再次面对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制造的新障碍和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西方五国外交部长和南非政府发出的载于第S/12900和S/12902号文件中的联合声明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非洲国家收到联合声明时感到吃惊和忿怒。联系到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我们认为这项声明是倒退了一步，是大家因为最近安全理事会一些决议而引起的期望的一个反高潮。这些决议予告，要在非法的南非行政当局撤出该领土，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实现他们自决和真正独立的正当愿望的基础上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我们既不悲观，也不存任何幻想，但只要看一眼声明的第4段，就可以发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真正意图。这个政府公开宣布决心要在十二月份单方面搞纳米比亚选举，明目张胆地蔑视安全理事会第431(1978)号决议，其中核可按照西方国家的计划，举行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的选举。

我们想知道，西方五国怎么能容许自己成为该项声明的共同发布者，因为这项声明清清楚楚地违反了他们自己建议的计划，而且是经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的计划。显然，他们没有劝阻比勒陀利亚政府，要它不要搞单方面选举。他们应该这样声明才是，而且应该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遵守和尊重其决议的措施。然而，西方五国却发出了这份制造混淆的声明，只足激起忿怒，使局势更加复杂，而不是帮助朝着公正解决问题的方向达成任何发展。

西方五国为比勒陀利亚作出呼吁，要求给它一个机会证明它的意向，自从一九六六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历史性的第2145(XXI)号决议，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对该领土直接负责以后直到今天，这十二年以来，难道不是一直如此吗？我们还应该重提下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的意见，该项意见一清二楚地辟清了南非政权对纳米比亚的刻意蒙混和歪曲。这项决定指出南非在纳米比亚

(埃及)

的存在是非法的。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再通过种种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第385(1976)号决议，结果都被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置之不理。这个政权非但不遵守这些决议，反而加紧对纳米比亚的控制，狂妄地蔑视国际社会的意志，进行各种形式的残酷镇压和不义措施。此外，南非一再对邻近的非洲国家发动野蛮的侵略，无情袭击来自纳米比亚的难民营和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部队，妄图恐吓纳米比亚人民，破坏他们对非法占领他们领土而进行的反抗。

所有这些早已充分考验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意向。我们已经看过载在第S/12900号文件中的南非总理博塔先生的发言，何须费事等待目前这次意向考验的结果呢？南非政权仔细地把这份发言放在那份西方五国关于纳米比亚的联合声明的文件中。这种作法的特殊意义是逃不过明眼人的注意的，它一清二楚地暴露出了比勒陀利亚政府的真实意向。博塔先生在他那份通篇歪曲和颠倒黑白的发言中对西南非民组的诬陷如万箭齐发，说什么应一旦西南非民组当了政将对南非和自由世界大为不利等等。

这份发言直接了当地表示出南非对撤出纳米比亚或举行自由和公正选举毫无兴趣。南非心里明白，为纳米比亚绝大多数人民和国际社会支持的西南非民组，势必压倒多数在选举中得胜；南非作出这样荒谬不实的指控，原因在此。

国际社会，包括西方五国本身在内，都看到了西南非民组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时所表现的通融与合作的态度。它甚至愿意作出极大的让步，接受西方五国的计划，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第431(1978)号决议，尽管这项决议中包含着某些消极因素。这项决议在许多国际论坛中引起了响应，包括今年七月在喀土穆举行的非洲首脑会议和同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理事会。这使南非决定要遵守它自己的承诺，宣布接受西方的计划。值得一提的是，比勒陀利亚宣布接受西方计划时并非出于诚意。它表面上接受这项计划，内心却期望西南非民组会拒绝该计划。比勒陀利亚认为，这样一来它自己就可以扮演愿意通融的角色，而让西南非民组去充当顽固份子。当西南非民组宣布接受这项计划时，比勒陀利亚立即感到进退失据了。它寻找借口和遁辞来掩饰退缩，因为它早已在领土内为执行自己的计划作好了一切准备。

(埃及)

它的计划要举行单方面的选举，以便使一个傀儡政府上台，保证南非的继续统治。我们可以断言这个傀儡政府会立即宣布纳米比亚的片面独立，并要求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不要插手那个领土的事务。

西方国家愿意为在纳米比亚进行的这种罪行及其后果担负责任吗？这一片面选举会使西方国家的声明成为一张废纸，它们对此能够无动于衷吗？我们难道非要等待考验比勒陀利亚意图的结果不成吗？

现在是我们要求西方五国就这些发展宣布它们的立场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很想具体地知道，如果比勒陀利亚政府坚持要在纳米比亚举行片面选举，炮制一个领导，宣布我们上面提到的那种纳米比亚的独立，西方五国有什么对策。我们还想清楚知道西方五国是否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唯一的合法代表。我们诚恳希望五国作出清楚明确的答复——而且越快越好。

我们不能坐待这些发展的结果了。我们必须采取干净利落的立场以免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们应当从目前南罗得西亚发生的事吸取教训。伊恩·史密斯的种族主义政权今年三月宣布了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国际社会，其中包括西方五国中的大多数都拒不接受这个解决办法。但这并没有防止目前发生于津巴布韦的牵连到数千无辜者的大屠杀。同样的悲剧就要在纳米比亚重演。除非安全理事会连同能够影响比勒陀利亚的西方五国采取迅速行动，否则就会爆发流血冲突并带来直接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后果。

现在剩下的唯一变通办法就是迫使南非尊重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意愿。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执行《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持采取这项行动的必要。没有时间再来三心两意了。也没有时间再去考验种族主义政权的意图了。否则我们只有坐待大祸临头。

埃及将一贯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唯一和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我们还要继续支持南部非洲的所有解放运动。同样地，我们仍旧信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可能性。根据这样的想法，我国已表示了要对执行

(埃及)

安理会第431(1978)号决议作出贡献。我们已正式告诉秘书长我们有关这方面的决定。

我们毫不怀疑，有了联合国的努力、其它诚恳的努力，以及安全理事会坚毅地负起责任，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非洲人民的意志终将取得胜利。

主席：谢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加纳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博登先生（加纳）：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准许我参加这次辩论。看到你，一个非洲的儿子，主持安全理事会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很令人欣慰。

今天，加纳政府象以往一样忠于这项主张。加纳第一任总统有一句有名的话：除非非洲也彻底解放，加纳的独立将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求参加辩论，因为我们深信解放进程在关键性阶段似乎再次由于诡计多端以及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邪恶阴谋而受到毫无理由的压制，并处于危险之中。

纳米比亚必须解放。但是，这一自由，必须是真正的自由，是作为国际联盟继承者的联合国在执行其神圣的托管任务时所必须确保的自由，如果不然，那岂不就象我们在班图斯坦所看到的虚假的、滑稽的闹剧了吗？那只是由种族隔离政权一手玩弄的傀儡把戏，目的不过在保护其在纳米比亚的利益和获得纳米比亚的铀而已。

在此时刻，也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能不能使联合国对该领土行使并强制执行其权威，使其在达成真正的独立以前，在法律上现在是，而且一直是联合国的领土，或者，我们是否会让种族隔离政权以假装谈判的方式任意将我们的努力化为无效，直到不太远的将来，以一场核僵局来结束这出悲喜剧。这次辩论对这些问题很可能是有答案的。

我们都知道，目前的危机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定片面开始进行选举而加剧，它在假装愿意就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和385(1976)号决议所要求的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的选举进行谈判十五个月以后，假装愿意接受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理事国提议的关于这种选举的办法之后，现在说什么这一选举是内政了。内部的选举，当初的目的当然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要在不受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的情形下举行。

(加纳)

九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因而通过了比勒陀利亚政权表面上接受的计划，并核可了秘书长应安理会的要求提出的关于执行该计划的建议。这项决议只不过是安全理事会自从一九六九年以来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最新的一项，根据这些决议，安理会要求种族隔离政权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其非法行政机构；宣布接受关于纳米比亚的联合国的决定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举行自由选举之后，由联合国协助将权力移转给该领土的人民；要不然就要面对在一定期限根据《联合国宪章》所采取的适当行动的可能性。第435(1978)号决议，是一系列决议中最新的一项，回顾其先前各项决议，重申这些要求；促请注意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公平的选举；宣布关于选举过程的一切片面措施和一切片面的权力移转都是无效的；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与秘书长合作执行整个决议，其中当然包括已通过的计划和关于其执行的建议；并请秘书长在十月二十三日的最后期限以前就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秘书长按时于十月二十一日提出报告，关于南非合作的问题，提到了五个西方理事国为了说服该政权遵守这项决议的条件而作出的努力。实际上，S/12900号文件已载有这些努力的部分结果，可供我们审查。但是，今天安理会所面临的真正工作，至少我们认为，并不是审查该特定文件，以便从其中所含的证据和从其他方面得到的证据，来确定比勒陀利亚政权是否已经采取它应已采取的行动，和行止它应已行止的行动，以满足第435(1978)号决议及其先前各项决议的要求；以及如果它还没有这样作，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使它这样作。

从我们眼前的证据，似乎就可看出，种族隔离政权不仅迄今没有采取第435(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行动，而且就象联合声明所指出的已经开始，同时依然坚持与该决议背道而驰的行动方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违反了这项决议。然而，更坏得多的是，内部选举这种行动方式，如果不予制止，就会产生一种全新

(加纳)

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使整个计划和整个决议会徒劳无功，并且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

我们希望，这件事会越来越明朗化。但是，首先让我指出，比勒陀利亚政权似乎甚至不接受由联合国控制选举这个条件，“控制”同只是由联合国“监督”是截然不同的。十月十九日由比勒陀利亚政权和五个西方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的第3段，建议阿提萨里先生开始与所谓的行政长官进行讨论，拟订只是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所谓选举的方式。但是，第435(1978)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一切其他有关的决定都一贯地提到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这种背离标准方式的现象，难道是由于比勒陀利亚的反对和西方五国的默许吗？不论怎样说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到现在还没有以言行表示它将肯定地接受由联合国控制和监督的选举；它也没有象第385(1976)号决议所要求和第435(1978)号决议所重申的，明白宣布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在这一点上，它确实迄今没有满足这些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要求。实际上，在一些方面，从已经达成的进展有所后退的最令人不安的情形似乎已经发生了。

但是，我们认为对第435(1978)号决议和在其之前的各项决议的主要破坏，也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的主要来沅，是打着不过是内政程序的招牌，决定片面地进行选举，而尽这项决议所通过和确定的计划很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这项计划既没有被明确地接受，也没有被明确地拒绝。当然，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安理会警告过任何关于选举进程的这种片面行动，将是无效的；根据我们面前的证据，西方外长也曾重复过这种警告。但是，这根本不是这种局势的一个新因素。国际法院根据其咨询意见，安全理事会根据其决定，很早就确定在南非委任统治的有效期间届终之后，它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就是非法的，它在那里的一切行为都是非法而无效的。它的行为一定包括其政治产物，也就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片面决定所选出的团体。

(加纳)

但是，指出其地位显属非法而拒绝予以承认，与此同时却容忍其存在并任其产生影响是不够的——因为它一定有某种影响，这种影响是不会被中和的，不论我们是否把它说成是合法的，也不论我们承认或忽视它的存在。这样选出的团体，一定会利用其地位，不惜牺牲其对手，以其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平添一个不利于第435(1978)号决议所设想的公平选举的因素，必定是违反该决议，并与计划目的抵触的行为。这两者不能并存：二者必去其一，必须去除的是“内部的”选举，而非这项计划。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认为也还不是容忍一个新的、片面选出的、非法的图尔恩哈勒型的团体的存在的最惊人或最危险的后果。

在联合声明中，种族隔离政权说它将尽力说服由片面内政程序选出的团体

“……考虑经由特别代表和行政长官的斡旋来取得国际承认的方法。”

(S/12900，附件二，第4段)

这难道不是意味着他们有权作出选择，如果他们愿意，可以不通过国际接受的解决方法来寻求国际承认吗？

在这方面，种族隔离政权宣布了的意图真是有暴露性。在十月十六日给五国的答复中，该政权写道：“当选的一切代表都可有各种选择权利，因此，他们也可以建议接纳秘书长的报告。届时南非会向他们指出各种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在国内和国内可能产生的后果。南非也会再度促请他们注意西方五国认为独立的西南非洲应当怎样去争取国际承认。”(同上，附件一，第7页)措辞很有意义。除了一些不但会在国内而且会在国外产生后果的选择办法以外，他们还可以任意建议是否接受秘书长的报告；当然，他们也可以任意选择任何一个其他的选择办法。种族隔离政权到底还打算向他们提供什么选择办法呢？

依照沃斯特先生九月二十日就种族隔离内阁举行片面选举的决定所作的发言(S/12853)，一切选择仍然未定：接受或不接受秘书长的报告；执行或不执行五

(加纳)

国的建议；草拟自己的宪法或推迟这项起草工作。起草纳米比亚的宪法，当然等于完全拒绝以成立一个自由公平选出的制宪议会为目的的整个计划。

在列举刚才提到的各种抉择之后，据说沃斯特先生又意义深长地说：

“自然，他们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也可自由表态……”（S/12853，附件，第6页）

这是些意义深长的话。“其他问题”是什么？它们包括一项内部解决办法吗？一项由种族隔离政权的枪杆子和破坏制裁的行为所支持的片面宣布的独立吗？还有什么能够阻止由国民党和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控制或否决并受比勒陀利亚的遥控的图尔恩哈勒第二这个团体恢复或挑起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敌对行动呢？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以这种诡计无限期地推迟种族隔离军队的撤出，因而也无限期地推迟计划的执行，然后诉诸挂着羊头卖狗肉的选举和在种族隔离枪杆子保护下片面宣布的独立呢？我们有没有任何值得写在纸上的保证，保证种族隔离政权不会给他们这种抉择呢？现在，我们从该地区得到的明确宣布是，任何敌对行为的爆发，将无限期地推迟他们的军队的撤出，但是一定不会推迟选举的日期。

如果图尔恩哈勒第二这个团体在臭名昭著的目无法纪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支持下将作出这种敌对的选择，安全理事会还有什么行动步骤可以采取呢？说它无效并加以谴责吗？那将是大受欢迎的，但既不新颖，也没有什么帮助。根据第四十二条强行成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来重振联合国的权威吗？在试过第四十一条的一切办法之前，这是不太可能的。就象英国对其殖民地所已实施的制裁一样，根据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联合国的领土实施制裁吗？那些制裁措施将被南非和经由南非加以破坏，以致毫无效力。那怎么办？作为剩下的唯一实际有效的办法对南非本身实施制裁吗？

但是什么时候呢？是否要等到局势已经恶化到一个真正的罗得西亚型的局势充分展开之后，才作为一项补救措施来试试看呢？还是应该把它用作一项预防措施？我们赞成预防措施。

(加纳)

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其第四和第五次玩弄这种手法的时候，故作要谈判的姿态，以期避免根据第385(1976)号决议就要对它实施的制裁。它要用谈判造成一种局势，借以——用明白易懂的英语说——控制纳米比亚的选举，使其有利于它的傀儡，不管有联合国还是没有联合国。这个手法似乎不会成功。下一个诡计是作出谈判的姿态，装作要依照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撤除其非法行政当局，实际上却是把相同的傀儡再次牵进该领土，这些傀儡，不论我们是否可以认出，已经有了使这两项决议无法执行的动机、选择与方法，实际上，是在违抗联合国的情形下对和平的破坏。

设立一个象过去一样可以挫败第435(1978)号决议的机构，就是蔑视该决议，这就如同过去常常警告过的，必须根据《宪章》采取适当措施，但是，天呀！却没有后续行动。设立一个具有动机、选择和方法，象罗得西亚一样破坏和平的机构，是制造一种威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局势。这就需要采取紧急的预防措施。

谈判已经一再失败，无法制止沃斯特的顽固和永无休止的诡计，因此，让我们终于采取行动吧。因此，我们要求在现阶段根据第七章采取行动，以阻止扬言在纳米比亚即将举行的片面安排的选举，挫败新型的图尔恩哈勒，并使纳米比亚不致变成又一个罗得西亚。

主席：谢谢加纳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孟加拉国的外交部长。现在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胡克先生（孟加拉国）：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衷心感谢有这个
机会，向正在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安全理事会发表谈话。

主席先生，我也要热烈祝贺你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职位，这次会议对纳米比亚
人民的命运，有深长的影响。我深信在你的英明引导下，安理会的这次会议，为
了寻求公正、迅速而有效的途径以确保纳米比亚人民意愿的实现，必将有丰富的收
获。

孟加拉国一贯肯定地宣布过，以下各点是过渡到主权独立的纳米比亚的无可辩
驳的前提：第一，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武装占领和存在是非法的，构成对该领土人
民、联合国及其合法管理当局的侵略，南非继续存在于该领土，仍然是和平与安全
的重大威胁；第二，纳米比亚独立的实现，不应牺牲联合国各项决议所载的基本
原则，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 385(1976)号决议；第三，联合国承认西南非洲人
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和真正代表的特别地位，并支持西南
非民组以任何手段，必要时包括武装解放斗争，来结束南非的非法占领；最后，凡
在联合国范围以外提出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倡议或解决办法，都不予承认，也不
能解决问题。

总之，孟加拉国认为，纳米比亚公正持久解决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立即从该领
土撤出南非的非法行政和军事力量，并在联合国的监察监督下，举行真正的选举，
让纳米比亚独立。这意味着每个纳米比亚选民必须能够在免于强制或恐吓的情况
下投票，所有政治犯应无条件释放，所有流亡者应准予在选举前充分参与竞选的情
况下回国。它还要求南非立即停止所有旨在破坏纳米比亚团结和领土完整的行动。

过去几个月来，纳米比亚即将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希望大为提高。这是
三股强大力量的努力结果。第一股力量是西南非民组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不屈不
挠的解放战争，这是和平斗争徒劳无功以后的唯一选择。纳米比亚的爱国者以顽
强的意志和勇气，排除重重阻碍，取得了重大成绩，迫使比勒陀利亚接受第 385

(孟加拉国)

(1976)号决议。第二股力量是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在作为不结盟国家先锋的非洲统一组织的领导下，对南非持续施加的压力。这股力量，最后终于推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承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纳米比亚理事会的贡献极大。第三股重要的力量是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常任理事国的宝贵作用，它们个别地集体地对南非施加了相当压力，通过谈判作出实际安排，将第385(1976)号决议的主要实质内容付诸执行。

依照西方国家的计划，秘书长提出了一项五国建议执行情况的综合报告(S/12827号文件)。安理会以第435(1978)号决议核准并通过这项报告。我们趁此机会公开表明孟加拉国对这项决议的支持，并对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所作的工作，正式表示敬意。

第435(1978)号决议明白表示

“欢迎西南非民组准备合作执行秘书长的报告，包括……愿意签署并遵守行火条款”(S/RES/435(1978))

它这样做是完全正确完全适当的，因为它强调了西南非民组在非洲主要国家的说服下所作的空前让步。因此西南非民组除其它事项外，同意南非保留1,500名军队在纳米比亚，虽然第385(1976)号决议要求南非撤出它的全部军事力量。其次，西南非民组接受了秘书长的建议，即在过渡期间，纳米比亚的法律和秩序，同现在一样，由南非警察负主要责任。最后，西南非民组接受了一项关于沃尔维斯湾前途的极受限制而且措词温和的决议。

针对纳米比亚境内的实际客观形势，这些让步特别有现实意义。南非通过为数接近60,000人的军队，仍然以铁掌控制纳米比亚。南非躲躲藏藏地发展核子潜力，结果欲盖弥彰，现在已是证据确凿，完全暴露。这个领土过去的历史是一篇充满典型殖民主义全部苦难的历史，它继承了压迫性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强横残暴。

(孟加拉国)

我们没有奢望，也看不出这项可恨政策的表现有任何衰退的迹象。相反，通过对西南非民组同情者横加大规模逮捕、酷刑、扣押和监禁，和扩大利用来自部落武装的本地雇佣军和内奸，骚扰、恐吓和迫害仍然有增无已。该领土进行按种族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割，就是上述政策的逻辑延伸，班图斯坦化的设计就是实例。南非的蛮横甚至扩大到对不幸的无家可归的纳米比亚难民进行灭种攻击，它对安哥拉和赞比亚等邻邦进行空中轰炸，并以空降部队侵入骚扰，侵犯这些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

以纳米比亚的当前环境看来，西南非民组接受西方国家的计划和秘书长建议的执行计划，实已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西南非民组的合作和通融的程度。

在安理会九月份的上次辩论和目前的辩论中，许多成员，特别是西南非民组的主席，着重指出了南非意图破坏西方目前这项倡议的两面手法，这项手法的主要目标就是要用尽一切办法，一方面排除和否定西南非民组在纳米比亚的未来担任任何角色，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花招和宣传手法，为南非制造一个作出了大量让步的正面形象。

安理会目前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必须考虑这个历史背景。具体的出发点，应该是南非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公然宣称要在今年十二月，不要联合国监督，在纳米比亚单方面进行选举。这个决定是南非阴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最新出笼的一招，无非是要打击和防止任何非南非提出的关于纳米比亚前途的计划。

我国政府严重关怀以西方五国和南非政府外交部长名义发表的联合声明（ S / 12802 ）。联合声明给人一种印象，即该项文件中所叙述的南非立场，将会反映在西方国家计划的最后执行中。如果是这样的话，联合声明所要求的，远超过西南非民组在原先计划中已经作出的重大让步，即：秘书长心目中以平民人员负责警察监督任务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过渡时期援助团）的部署，就不能影响

(孟加拉国)

现有种族主义警察的职务，而且，即使是军事部队的组成和大小，也要保持“公平磋商”的原则，从而无异于默许南非在任何阶段实行拖延。

最令人不安的是，没有就确定的选举日期和开始正式竞选的主要先决条件达成任何协议。这不是个好征兆，当我们想到，联合声明中载有南非继续片面进行十二月选举其所谓的“内部领导”的计划，目的是要通过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斡旋，为这种领导争取国际承认。加上南非对未来裁减军队的条件，纳米比亚取得真正独立的希望就变得更为暗淡更为渺茫了。

西方五国已经断然声明，它们认为这种选举同它们所提的建议绝无可能调和，并说就预定由联合国办理的选举程序而言，“任何这一类的单方面措施将一概视为根本无效。”然而，问题是：发出联合声明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就是默认将来真正会有两场选举。

孟加拉国认为，对于联合声明及其解释所表示的怀疑，严重影响纳米比亚迈向独立的动力。即使是以含蓄的方式接受南非的立场，也等于是姑息，特别是在已经对南非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

快刀斩乱麻的时机已经到来。必须让南非了解，它再也不能用进一步的借口来试验国际社会的耐心，拖延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独立的进程。必须彻底表明，南非实行所谓内部解决而没有所有有关方面参与的任何单方面行动，国际社会都不能接受，必将断然予以谴责。我们认为，秘书长的执行计划，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协议而获得支持并具有强制性，应该视为将权力移转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基础。在执行这项计划时，如果南非不予合作，不退出纳米比亚，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实行第七章规定的措施。孟加拉国认为，在寻找一个公正迅速的办法来解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阿扎尼亚日益深化的危机方面，任何进一步的拖延，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主席：谢谢孟加拉国外交部长阁下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索马里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胡森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让我国代表团有机会表达我国政府对安理会审议中事项的看法。

这是这个月我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请允许我在开始以前，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这个崇高的职位。我完全相信在你的主持下，安理会的工作一定富有成效，圆满成功。当纳米比亚问题提上议程的时候，由你来主持安全理事会这次重要的会议，我国代表团确实感到快慰。

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你的前任，法国勒普雷特大使表示感谢和钦佩，他在十月份十分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现已进入执行其第385(1976)、第431(1978)和第435(1978)号决议的关键性阶段，这些决议都是为了使纳米比亚能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便实现真正和完全的独立。

我们要求参加这次辩论，是为了表示我国政府至深的悲哀与愤怒，为了使纳米比亚人民不受压迫，联合国连续努力了三十二年，可是，到如今仍然受制于顽固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直接负责的十二年，是纳米比亚人民特别难过的日子，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寄希望于联合国的效能，但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在这段期间，他们英勇地负起了向南非施加压力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的解放运动和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他们展开了武装斗争，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尽管南非拥有庞大的军事机器、广泛的经济关系和资沅，使他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今天，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安危未定，纳米比亚问题又一次面临十字路口，在这个时刻，安全理事会一定要采取行动，负起它对纳米比亚人民应尽的责任，确保纳米比亚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同过去一样，这次的纳米比亚危机，仍然起因于南非继续蔑视联合国的权威。这次的情况特别令人失望，因为不久以前，

(索马里)

由于西方五国的连声保证，使人一度感到，这个长期威胁区域和国际和平的问题就要达成和平解决了。

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85(1976)号决议，推动了一系列充满希望的事件：安全理事会西方五国主动提出了一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计划；西南非民组和南非比勒陀利亚政权接受了这份计划；秘书长就执行该计划的方法提出一份编写精细、考虑周详的报告；以及安全理事会接受了这份报告。特别重要的是，西南非民组也接受了这份报告，尽管对其中一些地方，由于国际接受的纳米比亚解决办法的某些部分似乎有受到破坏的危险，而持有正当的保留。

西南非民组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想在纳米比亚独立过程中玩弄手法，而有所保留是有道理的。秘书长代表的地位和南非单方面任命的行政长官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含混不清，不应予以忽视。比勒陀利亚政权再次违背由联合国监督和控制选举过程的原则，单方面进行选民登记，威吓作弊、无所不施，对此，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

西南非民组接受了这项不完善的独立计划，充分证明它有卓越的政治风度，决心探寻一切和平改变的途径，在不损害纳米比亚人民真正利益的范围内，显示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西南非民组而且提议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一同或分别签订正式的停火协议，交给秘书长保存，更显示出西南非民组稳健、负责的办事态度。索马里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欢迎这种建设性态度。这种态度说明，西南非民组最希望采取客观和现实的行动路线，凡事以纳米比亚人民的福利为依归。

不幸，许多非洲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对南非缺乏诚意的严重疑虑现已得到证实。我们曾对南非暂时不予以置评，假定西方国家的建议是好的，希望它能带来和平解决。然而，我们无法不感到不安，因为甚至在西方五国设法执行其建议期间，南非却依然在执行其镇压和歧视性法律。它不仅没有释放政治犯，为自由表达意见和惯例创造必要的气氛，反而变本加厉，镇压西南非民组及其支持者。它不仅没

(索马里)

有撤出其军事力量，反而增强在纳米比亚的武装部队和军备，向分裂集团提供武器，以图威吓甚至于可能时消灭西南非民组。此外，如安理会所知，南非继续利用纳米比亚作为向邻近非洲国家发动侵略的基地，野蛮攻击安哥拉卡辛加手无寸铁的难民，这些行径充分显示，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种族主义政策继续威胁到和平。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引起警惕，那么，比勒陀利亚把纳米比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沃尔维斯湾并为已有的决定，总应能暴露出南非公然蔑视该领土的完整，存心扼杀独立后的纳米比亚的经济，借以维持其统治的明显意图了吧！

南非胡说什么秘书长的执行计划超出了原先的协议，秘书长九月二十八日在安理会作出的解释已有力地予以反驳。我国政府完全支持秘书长的立场，联合国过渡时期协助团、建议的警察部队的规模和职责，以及协商和选举日期等问题，显然是以既有决定为合理根据的，而且只要有诚意就可以一一解决。其中特别是调整选举时间表，显然，联合国要适当地负起监督和检查选举过程的责任，就非作此调整不可。这个新的时间表对于创造自由的政治气氛、使因为政治原因流亡外国的人可以回国、让各政党有时间宣传政见，以及重新进行公平的选民登记，都是必要的。

博塔政权没有接受安全理事会所核可的，尤其是经西方五国都表赞同的执行计划。它宣布要在十二月四日急急忙忙地搞它自己的选举，这种行径只能解释为反对该项计划和公然蔑视联合国。

索尔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这两个政权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在玩弄花招，妄图维持对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压迫统治，都在玩弄政治骗局，操纵意志薄弱的人，妄想以内部解决强加于人。国际社会曾经拒绝接受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的内部解决，现在也应当坚决反对博塔政权妄图把内部解决强加于纳米比亚的阴谋诡计。我们必须反对建立傀儡政权，不让南非通过这个政权继续控制纳米比亚及其富饶的资沅。否则，就会使该领土变成另一个班图斯坦，或是使一九六五年伊恩·史密斯可耻的片面独立的历史重演。

(索马里)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还能维持西方五国的倡议而不致损害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利益，也不致违背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国际上同意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原则。

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失望，西方五国最近与南非政府进行了会谈，在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竟然自甘接受一项办法，很有可能使得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我们对计划在十二月举行的选举的疑虑并没有因为西方五国宣布这次选举无效而就消失。如果南非政权在十二月选举后，宣布它无法说服所谓民选的代表与联合国合作，那么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问题，还有许多别的问题，都有待回答。西方五国本可使用它们对南非明显的影响力，阻止它将生米煮成熟饭的企图。现在，它们绝不能从它们在九月份辩论中所表示的立场后退，那次辩论通过了核可秘书长报告的第435(1978)号决议。例如英国外交大臣就曾在辩论中说过，南非对秘书长报告的反应可以显示出，他们所表示的关切是真心真意的，还是只想以此为借口，来逃避他们不愿见到的，纳米比亚全体人民自由作出选择的结果。

欧文博士还说：

“……南非政府必须正面答复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究竟真想为纳米比亚取得一个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还是实际上是在找寻借口来强迫别人接受内部解决”（S/PV. 2087，英文本第37页）

他还说：

“如果安全理事会要在十月底开会，我国政府的对策将取决于南非新政府今后几个星期表现的态度。我们不是出口威胁，但如果眼前没有解决的办法，安全理事会又得再度开会，局势就会十分严重，南非政府对不应低估这一情势。”（同上，英文本第38页）

(索马里)

西方五国代表所说的不止这些，但，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且其他代表都引述过了，我就不再多提。

南非政权最近几个星期的态度是一点也不妥协。这个政权一日不改变这种态度，就一日没有解决希望。如果南非坚持要在纳米比亚举行所谓的选举，联合国至少不要成为这项不合法程序的见证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认为联合国如果有官员在纳米比亚，他们应在这个日期以前及早离开。联合国一定要避免一切会使它困窘的做法，或同这次选举发生一丝一毫的关系。

我国政府相信，现在是安全理事会按照当前的情况需要，对南非政权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安理会不应再容忍该政权抗拒和蔑视它所作出的决定。如果南非不肯合作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那么，国际社会就必须采取强硬行动，迫使南非遵从这些决定。我国代表团所想到的是，对南非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包括石油禁运。

纳米比亚为争取独立在国际会议中进行了长期斗争，但更重要的是纳米比亚的自由战士不惜牺牲所进行的斗争。这项斗争不容再次受到特别利益的阴谋破坏。

我国代表团在一九六六年纳米比亚问题提上大会的时候就这样警告过，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强硬态度威胁到区域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要反击这种态度，唯一的办法是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现在就象十年前一样，我们再次促请安全理事会实在而坚决地负起联合国所承担的责任，使纳米比亚人民达成独立。

主席：谢谢索马里代表向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在讨论这个项目期间，看到一位非洲的儿子担任主席，真令人鼓舞。 不过，让我赶快说，纳米比亚问题已不再是非洲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主席先生，对您的前任，我应当说几句话。 勒普雷特先生作为安理会主席时，以最好的法国作风行使了他的职责。 他谦恭有礼，同时，所有出席安理会会议的人，都明白地感到他作为主席的权威。

我们忽略的事实是，纳米比亚问题不是联合国成立之后才有的；自从南非担负委任统治责任以后，就有这个问题。 我相信，在二十年以前，我同一些朋友把自决原则拟定为完整的权利之后，我在第四委员会就谈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从一九四〇年代后期开始，就在联合国做了这件事，而竟无法在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盟约中列入关于自决的条款呢？ 因为我们发现，胜利国把许多领土或国家——如果你们愿意称为国家的话，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特性——置于委任统治之下。

我已经说了又说，委任统治不过是伪装的殖民主义。 我记得“新月形沃地”国家——即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那里曾经有两位法国高级专员，两位英国高级专员。 当然，当地政府还是有的，不过是在外国高级专员的领导之下。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 据说，他们是为了训练人民去自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那里，是为了确保这些领地不给人拿去，他们认为这些领土在贸易和战略中是不可少的。 他们紧抓住这些领土不放。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才放弃他们的权利。 他们不这样作也不行。

这些都是前言。

(沙特阿拉伯)

还有其它委任统治，分为(a)、(b)、(c)。我记不得西南非洲是那一类，但我们都知道它是德国殖民地。我们研究了一下发现，所有的委任统治都被消灭了。如果我错了，我愿意接受纠正，但我认为，除了我们命名为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之外，已没有其它委任统治地了。

为什么？我不想模仿别人的陈腔滥调，叫喊南非应当做什么；我真正应当赞扬一下五个西方大国在过去三、四年作出的努力，它们曾尽全力想找出一个答案，但是我在安理会上必须告诉他们，我个人认为，他们失败了。让我们当好的童子军，试试，试一试，再试试；决不放弃。是的，生命，我们个人的生命，总会完结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接班人是否会成功。

关于西南非洲，即我们所知道的纳米比亚，有点特别。有三个因素使它特别。

第一个是，委任统治地在地理上接近委任统治国。所有其它的委任统治地，都在海外。我不知道——如果我错的话，委任统治国会纠正我的——是否有任何不在海外的委任统治地。但是，纳米比亚，即西南非洲，与南非共和国相邻，这个因素，在南非回答我们的朋友——安理会授权处理这个问题的五个西方大国的外交部长或代表——时突出得十分清楚。其中没有提到接近或相邻，但是很明显，我敢说，它们只是害怕苏联人可能插足该领土。

苏联人正在冷眼旁观，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我们的南非同事来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人在此，但是我将对他们作出缺席通知——，由于西南非洲接近南非，妨碍了从委任统治中加速解放出来的进程。我曾经谈过必须用来处理这种情况的一些办法。有那么只吓唬人的熊，我把它叫作熊，它使得西方害怕真正的熊，也就是苏联熊。理由来自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南非共和国总理的发言：

“我提到的这些新发展，当然是关于苏联的进入非洲，特别是进入南部非洲。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活动……。”

(沙特阿拉伯)

——这是十分遥远的事，我们对此不表关心——

“……各位先生，我要建议，为了你们的国家，为了整个自由世界，你们应该极为关切非洲大陆各地的这些发展。我不会那么武断，认为各位对这个问题并不太关心。”(S/12900，第3页)

我不知道，西方大国是否必须回答最后一点。

为什么据称苏联人渗入非洲，纳米比亚人民就应当受苦呢？从殖民时代起，难道西方国家没有渗入非洲吗？除了在安全理事会之外，我们在其它场合不是也一再说过，不论主要大国的思想为何，它们不会有新的一套吗？它们试图互挖墙脚，不一定都透过军事冲突，而是透过对对方的势力范围产生不利经济影响的干涉。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人给斯大林先生和杜鲁门先生权利去划分势力范围？巴尔干半岛——我不列举国名，他们自己知道——那时即将进入苏联势力范围。我没有说“俄罗斯人”；你们现在已成为民族主义者。伟大的邱吉尔先生和杜鲁门先生当时看到，太平洋至阿富汗之间的所有地区都会列入西方势力范围。中国当时正处于革命当中。它现在站起来了。天知道它是否在站起来之后，也来这一套。这一套是错误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使得那些耀武扬威的国家学到任何教训。

上面谈到强权政治和势力范围，现在我们回到这一段来。我不了解俄罗斯人。在沙特阿拉伯，我们没有情报处来掌握情况。我们必须靠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无论如何，俄罗斯人比美国人深沉，但是，有时候他们在这里说的话也会泄露出一鳞半爪。现在英国人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放弃了帝国，而变得十分有人情味了。我根据对我在这里的好友和芳邻的观察作出这种判断。老实说，我是实话实说。他们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有原子弹。他们有文化。你们看，我正在用他们的语言说话，你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我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他们的语文很美，莎士比亚用的语文。这并不离题；我希望，这可以表

(沙特阿拉伯)

示，巴鲁迪的眼光是正确的。法国人也一样。他们没有以前的帝国，现在快活多了。

现在回到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的信：

“让我们假使，除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以外，苏联还想安插一个卫星政府，而在西南非取得一个牢固的立足点。这并不是异想天开。已经毫无疑问，萨姆·努乔马的西南非民组已经变成苏联的马前卒……。”（同上，附件一，第5页）

我同那位绅士谈过。他同所有的民族主义者一样自由。我经历了50年的国际事务，应当有点知人之明。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似乎已成为苏联的卫星。

现在，我们必须公平地对待俄国人。我已经说过，因为他们没有采用新的一套，他们现在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正同以前英国人一样——同再前面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一样——，他们正在直接干涉。当然，他们是假自由之名，假解放这些国家之名。

美国人和俄国人呵，你们都不要去惹人；请不要去管非洲的闲事；不要去管亚洲的闲事。当然，你们可以同他们作生意，或其它任何事情，但是，在政治上，不要去管他们的闲事。

我所引述的信中说：

“回到正题：假如苏联人和西南非民组得手的话，后果会如何呢？”（同上）。

后果就是，世界末日。

因此，从这份文件看来，我们进退两难了，如果南非的态度如此，那就没有解决办法了。

(沙特阿拉伯)

我再度引述该信：

“一个独立的、拥有负责政府的西南非洲，必须认识到这些事实。”

(同上，第8页)

否则，西南非洲会动荡不安。作为苏联傀儡的西南非民组，在那里没有容身之地。苏联人要在那里安插自己的傀儡，这就是全部内情。南非也要在那里安插自己的傀儡，就象以前在我们那里一样，高级专员选出人来演戏，但是高级专员一直监督他们。

信中又说——这是可怜的：“我的忠告是，不要再对我们大喊大叫。”(同上，第10页)这是南非的看法。谁对谁大喊大叫呢？他们派出了他们的外交部长。老天爷，我再也没想到他们这样关心南非。他们就是那五个大国，加拿大、联合王国、法国及其它。只差一件事还没做，就是把首相、最高统治者或共和国总统派去劝说南非，要他们通情达理一点。不对；南非是个傀儡；纳米比亚则是苏联的傀儡。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份文件当真，朝这些方向去想，是没有希望找出答案的。

我并不是吹毛求疵，但是我想说出我们的西方好友在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一封信中所持的看法，这封信是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美国的代表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我曾经在这张议席上说过，政客有一套办法，用口头禅、陈腔滥调来安抚人——不仅是路上的凡夫俗子，而且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第S/12902号文件附件二题目为“十月十九日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美国政府关于纳米比亚的声明”中说：

“选举的日期必须确定，……提供一个坚定的构架……。”

用“构架”一词，是时髦得很的。戴维营也用了这一词。基辛格先生用了“按部就班的外交”。有一次我同他说，现在这里也同大家说，“如果我想从这一家走到另一家，距离约20步，每一步要花三年时间，共计要花60年，所以，

(沙特阿拉伯)

你、我、这里的任何一人都无法活着看到按部就班的外交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请不要忘记，我们的朋友基辛格先生借用了“缓和”一词。什么样的“缓和”呢？看起来是缓和，实际上是人人借助情报机构来颠覆别人，这些情报机构的预算，远远超过合法收集情报来查核一国是否在对另一国搞阴谋所需的经费。为了什么？颠覆。缓和，不过是掩盖下的颠覆。我们欺人而又自欺。

“提供一个坚定的构架”。我们应当用什么来填补这个构架呢？当然，语文不是数学，文字代表某些事情；它们是符号，但是什么构架呢？我这样说，并不是挖苦，我只是在分析。换句话说，这个问题会拖下去，安全理事会将再度开会，人人将针锋相对，其余的人将在旁观察，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如何谈话。我已经说过，我们都要再次变成学舌的鹦鹉了。

但是，有没有解答呢？当然是有解答的。它应当是革新性答案。我们不应象戴着眼罩的马一样，只看路，别的都不管。路旁边一定有些事物可以帮助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请不要认为，我对南非十分苛刻。南非人给吓坏了。他们知道白种人在那里没有前途。他们将背水一战。他们为什么不改变他们的政策呢？这要花费时间的。

上面谈过地理接近因素，现在我谈谈经济因素。

天呵！我的非洲朋友和兄弟，不要对五个西方大国或其它大国强人所难，要求它们实施制裁，它们不会尊重制裁的。它们会如实以告的。这五个西方大国希望解决这个问题。非洲问题拖下去，对它们没有好处，不论是在非洲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这是他们所谓的“民主”问题，现在，民主是受到其选民的影响的，而许多选民则属于压力集团。

在此，我必须再度谈到南非理由，它试图利用西方大国所谓的“民主”，来打动它们的心。

(沙特阿拉伯)

“……作为英联邦的一个成员，曾为保卫西方民主的共同理想而尽其一己之力。”(S/12900, 第3页)

在朝鲜，我们加入西方国家阵营，向共产主义和扩张主义进行斗争。谁叫斯大林先生和杜鲁门先生以三十八度线划界——自从一九五〇年以来，我一直这样说——，然后由于划分了势力范围，在联合国为我们制造难题呢？北方是共产党人的势力范围，南方是民主人士的势力范围。那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民主呢？现在我们明白得很，我不想谈那些使在此地的朋友伤心的话；适合于他们的所谓的“民主”方式。好得很，我们都必须投票等等。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民主已经降为认捐和捐款的民主了吗？这是什么民主呢？共产党人也有特权分子。你们有你们那些拥有别墅和汽车的大官。你们当中许多人活象资本家。最差的民主经过多年消耗后，正在成为社会主义，而共产党人通过加速发展已正在采用资本主义制度。

报纸告诉路上的人他们要听的话；人民就象绵羊那样温顺。但是，我不希望他们象过去那样任人屠宰。他们唤醒了年轻人，我的信心就在年轻人身上。不论你的思想为何——民主、共产主义或其它——，你们总不免会闹情绪。你们很明白，对吗？

纳米比亚人为什么应当受苦受难呢？为什么他们在不受任何思想的影响下，被逼到天下大乱，而非天下大治？为什么？经济问题是十分有关的。我已说过，美国和英国在南非有经济利益，我们可以肯定，这些民主国家以内的压力集团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所以，我求求你，我的加纳好朋友，理想主义者博登先生及其他人，千万别认为制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制裁不会落实的。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不是因为西方各国政府不想看到制裁得到落实，而是因为它们受到压力。

第三个因素是政治因素，政治因素是从经济因素带来的。如果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在政治上可以存在——没有不可以存在的理由，只要南非不坚持其政策，

(沙特阿拉伯)

五个西方大国认识到还是有个解决办法的好；我已说过，我真诚感激他们所作出的努力——那么，答案是什么呢？政治性的？我们可以制定政治性政策，但是我们必须做些革新的事，但又不能太革新，不能太激进。或许我应当精确地把它介绍给你们——我保留我的再度发言权，因为现在很迟了；但是，如果你们再等五分或十分钟，你们的胃口会好些，会吃得更多些。

同事们，让我实话实说，以便我们可以减轻南非的恐惧。我记得当我们在研究奥地利的中立地位的时候，吴丹来找我，我记得十分清楚，就在联合国这里，奥地利是如何被四个国家——联合王国、苏联、法国、第四个我忘了——占领的。他们在占领下受苦受难，我们找出了使奥地利中立的办法，就是那样。为了使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中立，我们应当把它置于仍在执行任务的托管理事会，接受短期托管——你们非洲人，请不要误会我，忍耐一下，听听我的话。否则我们就不得不再讨论六个多月，还得请教芬兰绅士阿提萨里先生，他将负责——无论如何，我们信任他，秘书长也信任他——使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成为中立的独立国。这是我们面对的困境的最高级答案。

这有什么不对呢？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五个西方大国又将在西南非洲与其本国之间来回穿梭。不要要求第三者进行制裁。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什么。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我还是个年轻人，我知道谁在走私军火和出售武器。扎哈洛夫爵士——英国居然给他爵士位——是住在里维埃拉的希腊人。我在那里时，他还活着。我的一些熟人认得他，他们告诉我说，只要有钱，他什么都肯卖，买主是人还是鬼关系不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无人不卖。我已经谈过，一个欧洲国家把钢铁卖给双方，并非它自己出面，而是透过另一个欧洲小国。

所以，我想告诉我的非洲兄弟，不要对制裁抱有期望。即使西方大国能够执行制裁，它们也不会执行的。第三方及其它国家会千方百计搞到它们所要的东西的。

为什么无辜的南非人民应当受苦受难呢？我们也知道，如果南非发生危机，

(沙特阿拉伯)

黑人将比白人受到更多的苦。白人可能有些储蓄，但是黑人是靠薪水度日的。我们是否要许多黑人比目前更加一穷二白呢？黑人将无工作可做，他们会造反的。我们要无政府状态吗？联合国要致力于无政府状态吗？让我们通情达理些。我可以讲我的西方朋友所不能说的话，因为他们说就会受到误解，但是，谁敢对我说的话提出异议？我们希望在白人占少数而黑人占多数的南非发生无政府状态吗？薪水阶级是黑人。我们如何让他们得到好处呢？

我的非洲朋友，我不是说“不”；如果你对制裁有好感，就干下去吧！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样行不通的。因此，由于经济因素，我们知道是怎样一回事。由于纳米比亚同他们在地理上的接近，他们正在举起一只吓唬人的假狗熊，说什么共产党人要来了。好了，如果共产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或其它名称的大国来了，又怎么办呢？我们都应当尽些力量，以便确保西南非洲的中立化。中立有什么不对呢？中立就不容许有外来的军事行动。但是，我不愿再说细节了，因为我不知道是否会用得上这个解决办法。

总之，我求求你们，千万听我的话。不要让所有各方写信给秘书长，使秘书长同每一个人玩政治手腕——因为他也是个政治人物，他不能得罪任何一方；而他夹在当中——，而是要把西南非洲置于托管理事会之下，接受短期托管。同时要有一位高级专员，而不是以前的殖民专员；这位绅士专员似乎十分从容和镇定，名叫阿提萨里先生，他和他的助手，由他们加速纳米比亚的解放——但它必须成为一个中立国。

这样，南非人就不能说，俄国人来找麻烦了，也不能说，美国人或其他人有些利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样，每一个国家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自由地同西南非洲当地人民开发资源，不涉及政治。我警告安理会，否则这个问题仍然会在我们面前，就象过去二十年一样。它一直会这样下去。但是，全世界是无法忍耐的。我们也无法忍耐，以免整个非洲和亚洲怒火冲天，也免得欧洲的积极分子，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借题发挥以求得到政治资本而不去寻求公正的解决办法。

(沙特阿拉伯)

我对于占据安理会这么多时间，感到抱歉，但是我希望，我的意思——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一部分——大家可以接受，同时希望，我们会为得到健全的答案打开一条新路。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别人了。

几个代表团表示，它们希望能够在下一次会议之前，在自己内部和在一些集团之间，进行协商。为此，我想向安理会提议，我们明天星期四下午三时开会，继续审议纳米比亚的现况。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散会